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研究中國小說序目

精 二 冊

美 金 三 十 四 元

發行人

兼主編

：朱

傳

壽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南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發：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中國小說史集稿

導言

馬幼垣

詩有詩話，詞有詞話，曲有曲話，獨小說沒有小說話。「小說話」一詞，讀來相當不順口，清季以前也沒有雜論小說的著作；舊式的小說評析多局限於零星的評註，如眉批、夾註，或回末的總評，不然就是書首的序言、凡例、讀法，和書後的跋尾。

晚清數十年間，小說大盛，多得力於當時報紙雜誌的以連載方式大量刊行，加以梁啟超、夏曾佑等倡言小說與新民的關係，小說雜評之著亦應運而生，一直至民國初年仍有不少此類書刊。新小說社社員編的「小說叢話」（約一九〇三年刊），冥飛、箸超等著的「古今小說評林」（一九一九年刊），解改的「小說話」（一九一九年刊），和稍後周瘦鵬、駱無涯合編的「小說叢譚」（一九二六年刊），都可作為這類雜評的代表。其中「小說叢話」一種，收入梁任公、吳趸人、蘇曼殊等對小說的看法，史料價值甚高；而解改一書，竟以「小

說話」爲名，可見他們在寫作時有向詩話詞話看齊的心理。

事實上，這種雜評確有與詩話詞話相似的地方。每節之間多不連接，短的一節可以寥寥兩三句，長的通常亦不過百數十言，企圖以幾句概括的話來品評故事情節和人物，甚至整部小說，點到即止，有點像禪僧說法，力求精簡，還要做到畫龍點睛。雖然偶而也有獨到的見解，多數還是免不了過分主觀和籠統，下面的例可作說明：

「『蕩寇志』自是聚精會神之作，但筆墨太嫌粘滯」（『古今小說評林』，頁七）。

「『紅樓夢』一書最能寫兒女癡怨之情，此種癡怨之情之所表示，恰只有撚酸吃醋四字」（『古今小說評林』，頁三千）。

「爲人物寫照，美人英雄最易，名士則難矣，而聖賢尤難。蓋人非聖賢，何以知聖賢之用心行事哉。『儒林外史』之寫虞博士，稍具規模；『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支離滅裂，真堪噴飯」（『小說話』，頁二十六）。

「『水滸』當於廣廳大廈，臥竹林，搖葵扇而讀之。『紅樓』當明窗淨几，焚香供花而讀之。『金瓶』當臥錦帳繡幃中讀之……」（『小說話』，頁三十六）。

這樣的批評，失於偏，失於泛，失於玄。加上說教意識的作祟（任公的小說與羣治關係論，亦不過是視小說爲工具的說教），和忽視研究小說作品的外在因素（如作者、版本、史料、時代背景、因承關係等），這種片斷性的雜評，無可能臻至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精密，別樹一幟，或錢鍾書「談藝錄」的博通簡鍊，縱橫恣肆。更由於小說戲曲往往不分，「桃花

扇」、「西廂」、「牡丹亭」等劇的討論均雜陳其間，這種書刊顯然只是小說研究在正式登上學術範圍時的過渡現象。在進入三十年代以後，這類雜評便漸少出現。

代之而興的是胡適、魯迅、孫楷第、譚正璧、鄭振鐸諸人的考證文章，談資料，援版本，重實證，爲小說研究建立鞏固的基礎。時至今日，大家的眼光已放寬多了，明白考證雖是永遠不完的事業，但考證並不代表一切研究，更不能代替人物結構的分析和作品的評賞。研究的路子是濶了，大家做起報告來，仍是三十年代一直下來的學報文章形式，五行一註，博學中外古今資料。

問題並不在廣徵窮引和詳細註明資料的出處，這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和責任。真正問題倒在這種體裁有一局限性，就是不適合用來處理小題目。大題大做，甚至小題大做，都可以寫成「泰山壓蓋」式的學術文章。但那些小觀察，小心得，小考證，寫出來很少過一、兩千字，主要的學報都不願爲此印出來僅得一頁兩頁的文字，去做一番編輯功夫（許多學報在決定採用一文前，必須請兩三位專家審閱，然後請作者修改）；就是肯登，也只有充補白的份兒，或壓在後面算是研究簡報（Research Notes）。

在小說研究上，這問題就特別嚴重。五四運動以前的傳統長篇小說起碼有五千部，各自成篇的短篇小說當然更無法統計（單是「聊齋志異」就有五百多篇），就是僅談長篇小說，能夠有「水滸」、「三國」、「西遊」（「紅樓」是例外的複雜，可不必說），甚至「西遊補」、「鏡花緣」的複雜性和錯綜不一的問題的，恐怕怎樣數也難超過一百部。其他絕大多數的作品不是缺乏資料，就是根本不值得花功夫去做全面研究（清末小說「九尾龜」就是一

例)，或僅應視爲一大課題的一部分去處理，如明末清初的大批才子佳人小說，連貫起來可以以把這類小說的來龍去脈和特質弄清楚，分別去讀則沒有幾部值得費神。又如「金台全傳」，是研究「平妖傳」者所不能不讀的，但如果對這部旁支小說作正面研究，實在沒有意思。

這就是說，該「小題小做」的傳統小說多的是，除非我們永遠在「水滸」、「金瓶」等六大小說的範圍內打圈子，這些數以千計的外圍小說仍得找個合理辦法去處理的，再加上有關那些主要小說的小問題（如「水滸」中的蒙汗藥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和小資料（如「老殘遊記」作者劉鸞所藏的「劉熊碑」），以及其他與小說研究有關的零星問題，和書林掌故之類，爲數是相當可觀的。

對解決這些問題，獨立性的讀書劄記，不受重點與形式的限制，應該是比较合適的。當然這種體裁，並不始創於此，史學家早就用了，除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應歸此類外，近人呂思勉的「燕石札記」，陳登原的「國史舊聞」都是衆所周知的例。至於小說範圍內的例子，也不能說太少，如高伯雨的「讀小說劄記」（一九五八年刊）和寧遠的「小說新話」（一九六一年刊），但大多免不了玩票性質。成功的例子自然也是有的，遠的不必說了，這兩三年來趙岡先生陸續在幾家報紙副刊，分題刊登的「花香銅臭集」，正好說明這種體裁對於解決小問題的適合程度和活動性。

導言寫得長了，讀者難保不會說和下列兩則討論失比例，希望以後有機會繼續寫下去，多寫三、四十則，以補此失。至於每則的長度，以二千字左右爲限，過長者將以別的方式發

表。在各則中，偶然會談及有關的戲劇和各種講唱文學，但仍以小說爲討論重心，現在是不容再有清末民初之際小說戲曲不分的混淆現象的。

——中國時報，「人間」，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

中國小說史集稿

馬幼垣

1 小說研究的點點滴滴——代序

卷上 專論

3 清季太谷學派史事述要

19 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

45 熊龍峯所刊短篇小說四種考釋

77 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

105 話本小說裏的俠

147 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

183 「龍圖公案」考

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

203 對當前理論與證據之評騭

213 三現身故事與「清風閣」文學批評、翻譯與考證

225 兼以「枕中記」中一事為討論之例

水滸傳裏的好色人物

- 233 研究金瓶梅的一條新資料
241 大連舊藏珍本小說的下落

卷下 說林雜誌

255 導言

- 261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的來源
265 掌心本「耶蒲緣」
269 台灣的外銷書與內銷書
275 評李輝英的「中國小說史」
279 小說裏的蒙汗藥和英雄形象
285 金賽研究所內的小說禁書
291 蒲松齡是否信奉回教？
295 戴望舒的小說研究和「俗文學」副刊
299 素娥篇——金賽研究所的鎮山寶
305 小說的民意測驗
311 原田季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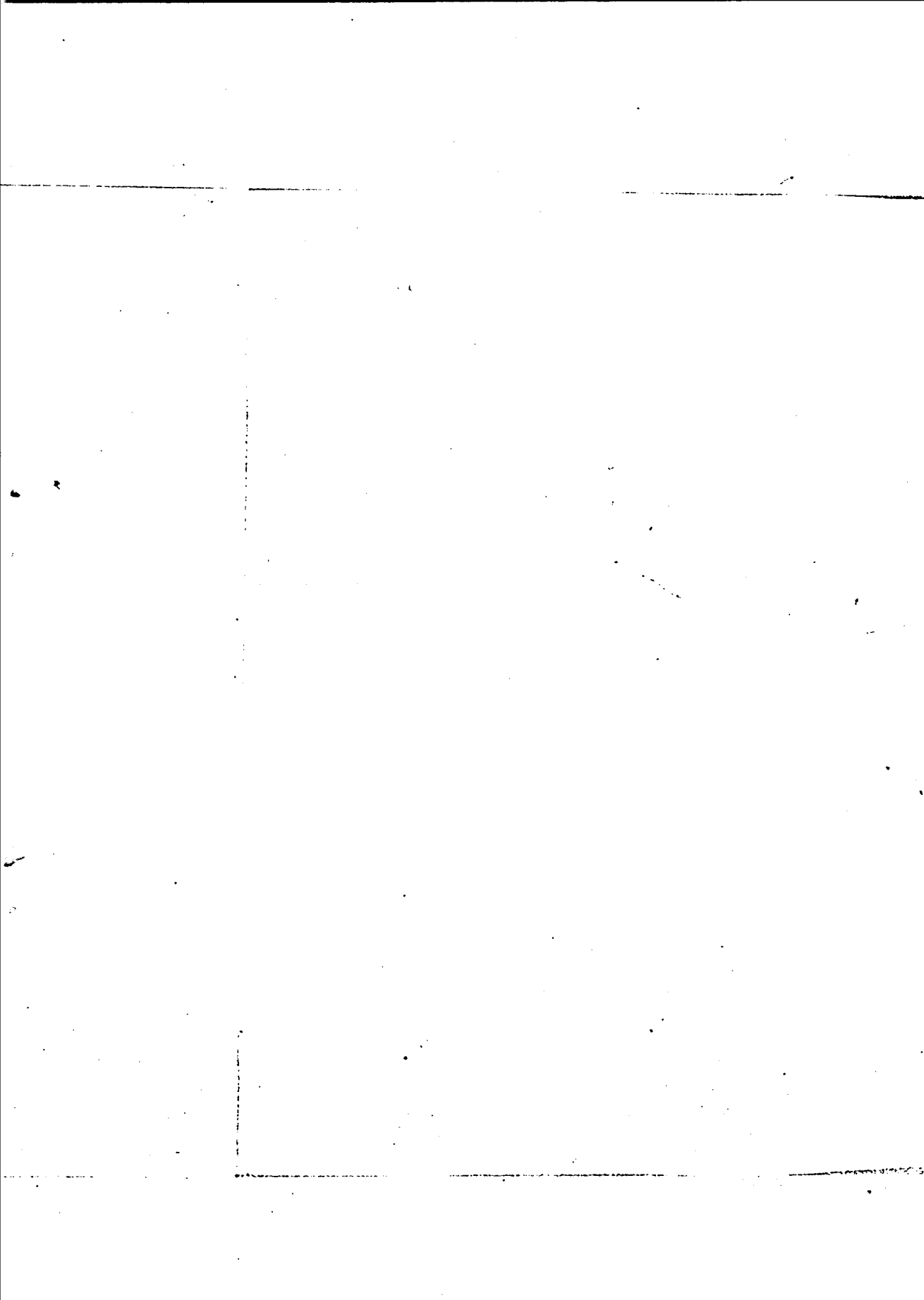
小說
厄言
自錄

馮永基

目錄

古鏡記著成之時代及其有關問題	一
關於王無功的幾項考證	十七
論雲笈漫鈔所述傳奇與行卷之關係	二三
漫談中國小說——「文人小說家與中國文化」代序	三一
談「文人小說家與中國文化」	四一
閒話宋江	四九
「水滸傳」果真純屬宋江一夥的故事嗎？	六九
談武俠小說發展之方向及其產生之時代	七七
「隋史遺文」涉獵記	八三
論「隋唐演義」精采之處及章回小說的選擇問題	九一

讀「小五義」再談選錄問題·····	一二五
談一談「兒女英雄傳」和它的幾篇序文·····	一四一
談「三門街」·····	一五三
舊小說的懸疑筆法·····	一六五
搶窩球戲與 Golf·····	一六九
說圓情·····	一七五



中國小說述評

序 一

王止峻

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工具維何？曰小說與戲劇，喚醒國魂，最有效的工具維何？曰小說與戲劇，四庫全書、二十五史、少數知識分子之讀物，一般民衆，未能享受也，一般民衆，在知識上之享受，是小說與戲劇，而小說須賴說書者說與不識字者聽，若夫戲劇，則不論識字與不識字，一經觀賞之後，便知某輪轍之故事如何？與在教室中所受之課業，同一價值，此於課室教育之外，頗有小說與戲劇，而爲普及教育之有效工具也，中國小說與戲劇，受傳統文化之薰陶，一是以教忠教孝，褒善貶惡爲主，是以見戲劇上赤面長髯之關公，則敬而仰之，觀白臉帶鬚之曹操，則鄙而棄之，因以釋忠義，而養成國民之尚義精神，閱精忠傳，敬仰岳飛，鄙棄秦檜，因以養成國民

之惡惡習慣，是知小說與戲劇，影響於世道與人心，實至大且鉅，此喚醒國魂之有效工具也；梁任公言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錢穆先生說：「戲劇小說，流傳社會，直到今天，何等受人崇敬，如宋代之包公（包拯，時人稱包青天），即受戲劇之宣傳影響也」。王國維先生對元劇本之批評曰：「元劇文章之妙在有意境，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陶希聖先生說：當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之際，國劇之復興，為其最為顯著最有成就的交流……：教授者盡其心力，扮演者人才輩出……：就以上四位先生之言推究，愈知小說與戲劇之重要了，止較不才，自幼即喜歡小說與戲劇，聽鄉老講故事，則廢寢忘食，在臺下看演戲，則站立不倦，讀小學，則偷看小說，讀中學，則偷看戲劇，而且感情脆弱，為小說之哀情，常洒同情之淚，為戲劇之悲感，亦生浩然之歎，蓋小說之敘述逼真，戲劇之表演如實，能感人者至深，而其價值，與文之辭，詩之杜，賦之騷，曲之馬等，為同等貢獻人類之良好精神食糧，難分軒輊也；「憲政論壇」從五十二年五月份月刊起，按期登載小說與戲劇，至今仍在繼續中，友好多人，屢勸付梓，茲從五十二年五月份起，至五十七年底止，共輯有聊齋誌異，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儒林外史凡六篇，每篇加以述評，述者述其大意，評者評其文技，每篇少者兩三段，多者至十三四段，共約七萬餘字，先行付梓，五十八年後者，當另為一輯也是為序。

中國小說述評
中國小說述評
序二

王止峻

序

二

王止峻

龔德柏先生，寫了一本書，叫「戲劇與歷史」。這本書顧名思義，是拿歷史上的事實，與戲劇中的演出，互相對證，也就是說，戲劇中的演出情節，和歷史上的事實，有許多地方不相符合，如紅鬃烈馬，審頭刺湯便是，更有歷史上根本沒有這回事，而戲劇中却演得活龍活現，好像真有那末回事似的，如宇宙鋒，望兒樓是；龔先生寫這本書，下了好多研究功夫，他在跋言中說：

「歷史與戲劇這一題材，就須時時翻書找根據，即令是記得的東西，也須找出原書照抄，方能安心，因為我是談歷史，若把歷史弄錯了，經人指摘出來，我這老臉就丟盡了，所以不能不謹慎從事。這半年來，除廿六史連清史在內外，我翻過的別種書，相當多，每一句話，都要翻出書來對照」。

從這一段跋言看來，龔先生以七十高齡，尚如此用功，熟翻歷史，我們真是無限的欽佩；同時龔先生對戲劇也是研究有素，也可說是專家了，在戲劇與歷史一書中，寫了一百四十六齣戲，都是可與歷史對照研究的，已經收羅不少了，而且每齣戲，不但說明其內容，且對錄其唱詞，可見龔先生對戲劇的愛好與研究的深刻了；他在跋言中又說：「我自小愛看戲，但我先看過唱詞，